

能不爱江南

他画她，写她，挽她“盼来世，再续姻缘”，今生毕竟已过矣，但盼结取后生缘。他总归不忘，她是前世未止的心跳，她是来生胸前的记号。等一等，等一等哦，我会追上你的呀。

平如返回上海。1980年12月19日，上海市公安局发出撤销他劳动教养处分的决定书。儿女们立业成家，孙辈亦陆续降生；平如、美棠享受着安宁祥和的晚年——夜深了，他在书桌前看书稿，她歪在床上教孙女舒舒唱儿歌。

后来，他病了，她是最着急的那个。再后来，她糊涂了，他是最孤独的那个。她能够正常聊天的时刻越来越少，忽而大晚上馋起杏花楼的马蹄小蛋糕，忽而硬要翻找不知猴年马月的一件黑底红旗袍，而他“不能不依她”，尽管她很快就会忘了自己孩子气的任性的吩咐。

2008年3月19日下午，美棠逝世。当天上午她被医护人员抢救的时候，看到了人群后的平如，缓缓淌下一滴眼泪，挂在了眼角。之前，她住院治疗时难得思路清醒的一霎，曾经对孩子说，要好好照顾爸爸啊！

他画她，写她，挽她“盼来世，再续姻缘”，今生毕竟已过矣，但盼结取后生缘。他总归不忘，她是前世未止的心跳，她是来生胸前的记号。等一等，等一等哦，我会追上你的呀。

2020年4月4日，平如合上了双眼，追上了美棠。

年少时，她说，情愿在乡间找一处僻静地方，划一块园地，布衣蔬食以为乐。到老了，他知晓，不识愁味，空中阁楼，未若看透风景，细水长流。

而他们的心动、等待、坚贞、相守，仍旧是江南儿女爱恋的经典范本，一如很久很久以前，太白那首《长干行》的诉说：

妾发初覆额，折花门前剧。
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
同居长千里，两小无嫌猜，
十四为君妇，羞颜未尝开。
低头向暗壁，千唤不一回。
十五始展眉，愿同尘与灰。
常存抱柱信，岂上望夫台。
十六君远行，瞿塘滟滪堆。

五月不可触，猿声天上哀。
门前迟行迹，一一生绿苔。
苔深不能扫，落叶秋风早。
八月胡蝶来，双飞西园草。
感此伤妾心，坐愁红颜老。
早晚下三巴，预将书报家。
相迎不道远，直至长风沙。

南京雨花台区雨花台烈士陵园。

